

牛 郎 織 女

[劇 詩]

吳祖光戲劇集之一

開明書店印行

牛郎織女

——詩劇

吳祖光戲劇集之一

本書專供閱讀之用，作者保留轉載，翻譯，演出，改編，廣播，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。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，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，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，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。

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。

本劇作者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：

上海：開明書店轉作者本人

北平：東交民巷瑞金大樓新民報社馬彥祥先生

重慶：中一路新民報社楊鍾岫先生

昆明：郵政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

南京：白下路中國農民銀行吳皋先生

詩劇版題眉

三十年，我在重慶城郊的北溫泉開始寫構思已久的「牛郎織女」話劇本。當因為寫作上的一些困難問題不易解決，同時也不願意想得太苦，就擺下了。次年春天，朋友們準備藉演戲為名，去逛一下久已渴慕的成都，「牛郎織女」便被列為劇目之一；爲了「限時交件」的緣故，我被一個人關在唐家沱鄉下我們的小別墅裏趕戲。導演張駿祥兄規定我戲不完成，不准進城；所以我是一早到沱不停地工作的，全劇十天功夫寫成；有生以來，從沒有這麼緊張過。

現在離開了四川，回想到四川的风景，實在是非常非常可愛的；尤其唐家沱襟山帶水，春來時蒙茸遍野，有無限宜人的寧靜。但那時我心不在這片原野，簡直不能忍受這不盡的綠色的寂寞。但是重慶山城的迷霧又能給我什麼呢？寫牛郎厭倦人生的繁瑣，寫織女不耐雲海的淒涼，這矛盾老實是我自己的心情。

這以後，這劇本曾在很多地方上演，有朋友說這似乎是個更好的歌劇題材。我是想試一試寫歌劇的，但是在中國我還難找這種例子供我學習。這回仍是張駿祥兄的敦促，決定改寫成部份的歌劇，把牛郎、織女、王母娘娘、老牛，四個人（我不能說是四個牛）的部份對話改成詩。我畏懼這工作的艱難，拖了很久，終

於在駿祥兄的催逼裏寫成。我不會寫新詩，也不會寫舊詩；所以這裏所表現的恐怕有點又不像新詩，又不像舊詩，同時又有點好像舊戲的味道，我自己也實在說不出它是好是壞來。

好像在重慶有那一位先生批評過「牛郎織女」，說是：沒有什麼意識，吳祖光只是受了一種詩情的誘惑，作一次文章的遊戲而已。說我被誘惑，作遊戲，我不敢反對的，因為我的確沒有，也不曾有意地意識什麼的。不過這一回又改寫詩劇，我希望不致再被誤會成又作一次遊戲；我只是在嘗試，在學習，並且這「過程」是不無痛苦的。

這裏出的是「詩劇版」，以其有別於「話劇版」也，故以題眉。

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；
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；
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詩經：秦風

序

三十一年夏天。

不知是怎麼的？二十幾天沒有下過雨了，日頭毒得像一盆火，每天從一清早爬上窗子起，就溜溜兒地晒它一整天，這一整天就在揮汗如雨之中過去，叫人覺得真個是度日如年。

但是老天爺到底是慈悲的，它雖然常給人許多痛苦，可也給了人快樂。這麼熱的天氣，所以仍舊教人能夠從容度過，就爲了是我們還有着兩付救苦救難的清涼散：一付是朋友的關切與微笑，另一付是夜來時——太陽終於下了山——同朋友們坐在草地上，在星空下，消受那明月與清風。

同是這樣的草地，同是這樣的星，月與風，然而我們的童年與童心卻在這年的風月中悄悄地溜走了。誰都有他的童年，誰都愛惜他自己的童年，當我跨進我記憶的國土時，我似乎覺得，重新把失去的童年捉住了。

捉住了麼？真捉住了麼？沒有啊！永遠也不會再回來了啊！「舊時天氣舊時衣，只有情懷，不似舊家時」，成人的罪惡，難解難說的心事，那裏再勻得出一

點點地方來容納下清得像水一般的童年呢？

然而我再也不會忘記的，在早已過去的那許多夏晚，坐在草地上，同祖母，同父親，同母親，同姐姐弟弟妹妹們在一起的時光，看着沒遮攔沒邊沒沿的天空，看着乳白色的柔軟的銀河，看着像頑皮孩子眨着的眼睛的星斗，曾經引起多少說不出的遐想。祖母念着唐詩：「天階夜色涼如水，臥看牽牛織女星。」便指着天上的星羣，順嘴講述牽牛郎同天孫織女的故事，講着太白星的故事，北斗七星的故事，孩子們就都睜大了眼睛聽得出了神，想着天有多高啊！多深啊！多遠啊！又是多好玩啊！

少說也有十幾年了罷，大人變老了，孩子們變成了大人，只有天，仍舊沒有變，仍舊是那麼高！那麼深！那麼遠！那麼難於索解——我將不再說它是「那麼好玩了」。

今天夜裏，又坐在草地上看天，卻仍舊不能絲毫瞭解天空的奧秘。便是連當年祖母講過的牽牛郎同天孫織女的故事也都記不清了。

不瞞你說，我的朋友！人真是辛苦啊！渺渺難期的希望，不可避免的痛苦，攔不住我們有時會對生活感覺一點厭倦罷？也攔不住我們對另一個世界有所希冀，有所幻想罷？

今夜，又望着天空，如同一切的年青人所想過的，我想乘風飛去，御空而行，去摘取天上的星斗，像我們的詩人一樣，周流乎天，攬觀四極……然而我也知道，這只是個幻想罷了，我們自從出世便在地上生了根，出生，成長，直到生命的終結；這一連串的悲歡苦樂，同我們的土地根本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。另一個世界在那裏？那是比牛郎同織女的隔河相望，還要虛無，還要縹渺。

然而我們爲什麼不爭取這樣的一個權利呢？一個「幻想」的權利，把那另一個世界作我們永遠的希望不好嗎？縱然她離我們還太遠，摸不着，挨不上，可是我們何妨去想她，愛她，去盡力接近她。我們將從不停的進取之中得到一切，而且必然會得到一切，那怕是那麼遙遠的，難期的，像在暗夜裏摸索着光明似的渴望。

因此，今夜晚我真上了天，接近了我所渴想的。我從大熊星的七個星座裏穿行，我抓住了太白星的白鬍子，我橫跨在天河之上，左手拉住了牽牛，右手牽着織女，並且聽他們對我敘述了他們的悲歡離合的故事；那故事或許跟祖母講的不盡相同，然而卻是動人的，美麗的，像個迷人的夢。

就算它是個夢罷。夏天的夜晚，經過一整天的苦熱，趁着這晚來的涼風，我就把牛郎同織女的故事重講一遍好嗎？

這故事是動人的，美麗的，是所有的年青人都愛聽的——

全劇人物

哈哈兒
媽 媽
哥 哥
嫂 嫂
牛 郎
老 牛
胡公公
王小二
王老板
孫九奶奶
孫九老爺
織 女

王母娘娘
金 童
玉 女
風 神
雷 神
電 神
雨 神
花 神
太白金星
小男孩
小女孩

全劇分幕

第一幕

第一場

牛欄

第二場

原野

第二幕

第一場

雲海⁺

第二場

天涯地角

第三幕

第一場

九霄雲外

第二場

天河

第三場

原野

第四幕

鵲橋

第一幕

第一場

人物： 哈哈兒 媽媽 哥哥 嫂嫂 牛郎 老牛

以下都是牛郎同織女講的——
他們說：早就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，那是很早很早以前了。

牛郎生長在農家，他是個放牛的孩子，但是他貪玩，他好胡思亂想；他不肯幫哥哥種田，不肯幫嫂嫂車水，更不愛幫媽媽忙那些家長裏短的雜事。每天清早起來，天還沒有全亮，懷裏揣一點乾糧，就牽了他那匹老牛出了門，穿阡度陌，翻山過嶺，不到天黑不回家。所以哥哥總在生他的氣，嫂嫂也憎嫌他，媽媽雖說想給這小兒子護個短，可是也真是無從護起，只得乾熬着沒法子辦。牛郎可不管這些，一意孤行，老跟老牛在一塊兒嚙，就沾上了這一身牛脾氣。

有一回，是夏天裏的一天。

那天，因為黑夜快來了，太陽就悄悄兒爬下了山，太陽的尾巴在西山頂上晃起了滿山的紅雲，可是當黑夜把它的大黑翅膀慢慢兒地向地面張開的時候，那紅雲就暗了，淡了，偷偷

兒地跑了，跑得連影子也不見了。

天一黑，天上跳出了一天星。

星光照見了夏天的原野，原野上的晚風吹動了野草和山花。

野地上，用那些大大小小，長短不齊的木板子搭成了一個露天的圍欄。稍微高起的那一塊，是出入口的門。這是一個牛欄，是牛郎的老牛的家。

牛欄裏，除去一個飲水槽之外，還有一堆乾稻草，有時候牛郎放牛回來，不願意回到屋子裏，就常常在那上面睡一宿。

今天，牛郎又是牽着老牛走遠了，還沒回家，所以這晚上雖然星星都出來了一大陣子，牛欄裏可還是空的。

星星在閃，風在吹，草裏的小蟲子「唧唧」地叫個不停。

隔壁有孩子聲音在唱；草裏的蟲聲像在給他打着「點兒」：

「小小子兒，坐門墩兒，哭哭啼啼，要媳婦兒……」

有過路人的聲音插嘴問一聲：

「要媳婦幹什麼？」

孩子頑皮地反問一句：

「你說呀！幹什麼？」

聲音漸漸壓低了，從牛欄左邊，蹣跚着腳走出來一個人影子，是一個還梳着抓髻的娃娃，

摸索到了牛欄邊不唱了，他扶着牛欄往裏看，看水槽邊，稻草堆上都是空的，他就笑了，就吐出了一口長氣。

他扶住了牛欄，四望無人，便翻身爬到欄裏來。

那孩子仰天倒在稻草堆上，躺得舒服了，口裏又唱起來：

「小小子兒，坐門墩兒，哭哭啼啼，要媳婦兒。

要媳婦幹什麼？

點燈，說話兒。

吹燈，作伴兒。

明兒早晨起來梳小辮兒。」

他突然停住了，翻過身去，蜷曲起身體，想藏起來，因為牛欄右邊的牛郎的住家這時候有了響動，好像是有兩個人的聲音在喊：「牛郎！牛郎……」那女人聲音是充滿着愛撫而且焦急的，是牛郎的媽媽的聲音。那男人聲音，是哥哥在喊，哥哥又動了氣，很暴躁的樣子。

見沒人答應，那喊聲就越來越近了。

三個人走到牛欄門口，前面的是媽媽，然後是哥哥同嫂嫂，哥哥手裏還拿着燈籠。

哥（一路走一路說）這個懶東西！一整天了，連個影子都不見。

媽（已經走到牛欄門口，不自禁地）輕點兒，也許他在這兒睡着了。

哥 嘆？這是怎麼說的？我們不就是要叫醒他！

媽 （分辯）不是怕叫醒了他。要是他已經睡着了，就明天再說罷。

哥 （一肚子沒好氣）沒那麼好事，明天？明天天沒亮，又騎着老牛出去了。

【媽身子一歪。

【哥哥連忙扶住她。

哥 您走好了。

哥 （用手撥着外面的門門）看！原封兒沒動，還是一大早兒出去的，一直就沒回來。

媽 （焦急地）怎麼還不回來呢？進去看看再說。

【哥哥打開門，三個人走進牛欄來。

【哥哥舉起燈籠四面一照。

【那孩子躲也沒處躲，就讓燈籠照上了。

（驚叫）那不是……

（驚喜）睡着了！

哥 嫂 （有點着惱）……可是牛呢？

【那孩子仍舊面孔朝裏，動也不動。

哥 (大聲) 牛郎！

媽 (俯下身子) 牛郎，你醒醒。

【那孩子再也忍不住笑起來。

哥 誰跟你開心！

【那孩子大笑，忽然跳起來。

【燈籠的光便照見了他的臉。

哥 (燈光耀着自己的眼睛，看不清楚，向後一退) 誰？你是誰？

嫂 (走近一步) 這不是哈哈兒嗎？

媽 (出乎意料之外) 你不是趙家的哈哈兒嗎？

哈 (歪着頭，又清又脆的聲音) 是哈哈兒。

媽 這孩子！這半夜三更的……

哈 我來玩兒……

媽 (詫異) 這半夜裏有什麼好玩兒的？

哈 不，我找牛郎玩兒……

媽 (一怔，答不上來) 牛郎……

嫂 牛郎早就睡了。

哈 (大笑) 騙我，騙我！你們不是在找他嗎？他還沒回來呢，老牛也沒回來呢。

媽 那你知道他那兒去了？

哈 (又坐在草堆上，搖頭) 不知道，我等他。

嫂 該睡了，回去吧。

哈 (任性地) 不。

媽 該回去了，你媽也在找你呢。

哈 (又笑了) 您忘了我沒媽了？我跟我大爺過日子的。

嫂 那你大爺也該找你了。

哈 您也不知道？我大爺就不疼我。

嫂 那也該睡了，是睡覺的時候了。

哈 睡不着嚟。

哥 (暴發) 怎麼那麼些麻煩！走，走，走！

哈 (一掀站起來) 不走！

哥 (大聲) 不走我打你！

哈 (也攢起小拳頭) 敢！